

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甄選 題目卷

科目：高中部 國文科

壹、簡答題（10%）

一、正言若反（占 5 分）

二、以下短文出自《聊齋誌異·畫皮》，請翻譯。（占 5 分）

異史氏曰：「愚哉世人！明明妖也，而以為美。迷哉愚人！明明忠也，而以為妄。然愛人之色而漁之，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。天道好還，但愚而迷者不悟耳。可哀也夫！」

貳、申論題（60%）

一、請以〈漁父〉、古詩十九首、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、〈遊褒禪山記〉、〈晚遊六橋待月記〉為材料，分析「遊」概念的變化。（20%）

二、請由下列兩首詩中擇一賞析：（20%）

◎楊牧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〉

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
寫在一封不容增刪的信裏
我看到淚水的印子擴大如乾涸的湖泊
濡沫死去的魚族在暗晦的角落
留下些許枯骨和白刺，我彷彿也
看到血在他成長的知識判斷裏
濺開，像炮火中從困頓的孤堡
放出的軍鴿，繫著疲乏頑抗者
最渺茫的希望，衝開窒息的硝烟
鼓翼升到燒焦的黃楊樹梢
敏捷地迴轉，對準增防的營盤刺飛
卻在高速中撞上一顆無意的流彈
粉碎於交擊的喧囂，讓毛骨和鮮血
充塞永遠不再的空間
讓我們從容遺忘。我體會
他沙啞的聲調，他曾經
嚎啕入荒原
狂呼暴風雨
計算著自己的步伐，不是先知
他不是先知，是失去嚮導的使徒——
他單薄的胸膛鼓脹如風爐
一顆心在高溫裏融化 透明，流動，虛無

◎顧城〈蚯蚓〉

當你失明時
你徹悟了
徹悟了那未知的一切
於是，在一頁頁土層中
開始寫你的著作
這是屬於黑暗的文字
字體古怪而流暢
是盲文
只有根鬚那敏感的指尖
才能閱讀
人，自負地翻動大地
給它裝上各種硬皮
水泥的、磚的、柏油的……
毀壞了你的書
還印上自己的名字
但草仍在空隙間閱讀著
樹也在讀
所有綠色的生命
都是你的讀者
在沒有風時他們絕不交談
我是屬於人類的
因而無法懂得
但我相信
裡邊一定有許多詩句
看那小花的表情

三、請閱讀以下三闕詞，並回答以下問題：(20%)

(一) 請說明三闕詞在詞情上的異同 (占 10 分)

(二) 請說明如何結合學生生命經驗，引導學生理解三闕詞作 (占 10 分)

甲

夜飲東坡醒復醉，歸來彷彿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鳴。敲門都不應，倚杖聽江聲。長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時忘卻營營。夜闌風靜縠紋平。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。(蘇軾〈臨江仙·夜歸臨皋〉)

乙

搖首出紅塵，醒醉更無時節。活計綠蓑青笠，慣披霜衝雪。晚來風定釣絲閒，上下是新月。千里水天一色，看孤鴻明滅。(朱敦儒〈好事近〉)

丙

萬事雲煙忽過，百年蒲柳先衰。而今何事最相宜。宜醉宜遊宜睡。早趁催科了納，更量出入收支。乃翁依舊管些兒。管竹管山管水。(辛棄疾〈西江月·示兒曹，以家事付之〉)

參、命題設計 (15%)

請自選一篇課內選文與下文對讀，並根據這些材料設計一道國寫題。

說明：

1. 請說明選文理由及對讀關鍵。
2. 請根據這些材料設計一道國寫題，並附上寫作引導 (引導文字限 60 字以內)。
3. 簡要說明您將如何引導學生思考答題策略。

很多很多年後，當鄉愁終於可以正正當當的怒放，我手上剩下一撮難看的花蕊。我自己沒有故鄉，沒有這樣一個會特別想回去的地方，事實上我的童年並不在那個海邊。我挪用的是我媽媽他們的故鄉，這也沒什稀奇的，我這一代人很多離開了就沒有回來過。

我常覺得教會我寫作的是阿嬌姨。沒有人清楚她真正的學歷。她的存在她的事跡讓我想寫作。可她從來不知道我在寫作，不知道是她激發了我的寫作病。還有早已遠走他鄉的表哥表嫂，他們把那些故事行李打包好，喜好一次又一次講述那些邪門的事。教會我寫作的永遠是這些活生生的人，他們對寫作往往一無所知。

無論如何故鄉就這樣浩浩蕩蕩的消失了，七拐八拐的消失了，順理成章地無用起來。但是這些東西已經在我體內生根發芽，只有我對這些人有興趣，對這些事有興趣。這些模糊的光影，一點一點正在形成，成群的飛舞著。而故鄉正在熄滅，火苗已不可見。我一個人走進又走出故鄉，直到我死去那一天。故鄉無用，可是無用已然成形。

(節錄自馬尼尼為〈故鄉無用〉)

肆、課程 / 教案設計 (15%)

閱讀甲、乙素材，請以此為課程發想的基礎，規劃一學期 16 週，每週二節的選修課。內容應涵括：

(一) 課程名稱、開設動機、課程內容及預期成果。

(二) 在現行選修課的施行過程中，曾遭遇到什麼困境？如何解決？此經驗可以為這門新的選修課程帶來什麼養份或啟發？

甲、

「流浪」指的是離開家，離開故鄉的意思嗎？

可不可能也很接近——離開生命的源頭，有形的或無形的。

這絕對是無法言語的心情，正當我使用「中國字」來表達我自己想法的同時，身體裡 Pinuyumayan (卑南族) 的血液，竟只能以幾乎隱形的形式存在。

這個時代給了我一個內心與外表無法結合的生命經驗，我擁有一張原住民的臉孔；皮膚黝黑，濃眉大眼，本屬於山林、草原，原本純樸、謙卑，擁擠不通風的水泥屋內，為了生存，為了討生活……。

父母親沒有教會我族語 (在他們的時代說山地話或有山地腔是卑微的) ……。

學校老師說我是中國人……。

直到長大弄清楚，我的名字叫巴奈·庫穗 (Panai Kusui)，我是一個身在台灣的卑南族人。我不是中國人。雖然我現在說華語寫中國字，也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，但我仍舊不是中國人……。

我也和很多人一樣，正面臨這個時代的許多難題，然而我註定得學習漢人的價值觀，才能學習如何與他們相處，甚至得學習外國人的語言才有機會與更多人溝通。

只是，早在我出生前便註定成為一個離開生命源頭的人，我註定失去孕育我的母體文化，那個文化幾乎已經完全被外來文化取代，我也註定要成為現代社會相互競爭以免被淘汰的一份子。

這一切，不管我接不接受，喜不喜歡，這個時代註定了我心中的某一部分要不停的流浪，不停的流浪。

如果，流浪只是過程，而所有付出的辛苦與無奈目的是要通往生命源頭的路，我會乞求總有一天，能有這樣的一天。

在凱道和二二八公園七年。七年大概是我十分之一的人生——用來跟這個社會溝通。你可能不同意，無法理解，我們生來就被時代奪去的文化，對我而言是多麼珍貴。

我想，感受過失去，感受過無法回復的人應該就會明白，覺得美好將要消失的一種急切、無助與不捨。

我渴望與母體文化相融的機會。在母體文化裡活，是一種信仰，是一種渴望。

(節錄自巴奈〈一種信仰 一種渴望〉)

乙、

